



赛艇运动员许开元

在紧张备战亚运会的千岛湖国家水上运动基地里  
除了运动员教练员,还有一位特别的人——

# “闲人”小惠姐

3月底4月初,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将举行2023年全国皮划艇和赛艇春季冠军赛。这个比赛,将产生代表中国队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名单。

这段时间,千岛湖国家水上运动基地里,国家队和浙江省队的运动员、教练员都在做着紧张备战。但在这些人中,有一个人的身份很难界定。

她叫惠立夏,是一位退休阿姨,一位业余摄影师。在基地里,她是一个“外人”,没有编制,没有头衔,没有收入;却也是“家人”,运动员们亲切地唤她“小惠姐”,教练们喊她“小惠老师”,为她的每次到来欢欣,向她倾诉内心的秘密。

她是一把突然掉落的钥匙,机缘巧合,打开了这个神秘的盒子。



划艇运动员戴贤涛



皮艇运动员叶品谷

## 给每个人留下青春的印记

千岛湖以“秀水”闻名,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体验皮划艇、赛艇等水上运动。千岛湖风景区以东25公里,就是国家水上运动基地,浙江省队和国家队的水上运动员常年在此训练。

相较于热闹的景区,这是一个隐秘的角落。基地不大,一栋10层高的主楼是办公楼也是宿舍楼,边上是体能训练楼,楼外一个不大的足球场,绕着一座小山丘修了塑胶跑道,688米,拾级而下,便是宽阔的水域。

这里少有外人来,门口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疾驰而过,水域是运动员专享,最近的村子也在山的那一头,难觅人间烟火。山水间,只有教练员喇叭里的严苛和运动员桨下的寂寞。

但这几年,隔段时间,基地便会热闹一番,“小惠姐、小惠姐”的招呼声散落各个角落。是惠立夏来了。

惠立夏退休前的工作与体育全无交集。2019年夏天,两个好友邀她一起去国家水上运动基地,好友是曾在这里训练过的退役水上运动员,她们坐在教练艇上一同下水。

训练间隙,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运动员划向教练艇。赤膊上阵的运动员围拢一起,扬起脑袋喝水。“他们脸上满是汗水、湖水,在太阳底下闪着光,那种画面,真美。”

那种美是独属于运动员的青春、健康、阳光。这是惠立夏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竞技体育的背后日常,她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。照片很一般,和她后来用单反拍的没法比。她试探着询问运动员是否需要传给他们。没想到,这样一张照片,还是很受欢迎。

她开始意识到,也许,可以做些什么。第二次来,她带上了相机。

这台相机引起了当时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孟关良的注意,孟主任非常欢迎,同时也翻出了一张他以前的训练照,“我那时候条件不允许,所以训练时候都没怎么拍过照。”这张训练照,孟主任记得很清楚,是他拿到雅典奥运会冠军两年后,正在备战北京奥运会时,北京一位摄影记者赵迎新为所有奥运冠军拍的一组组照中的一张。

惠立夏没想到,一个奥运冠军,居然就只有这么一张训练照,更坚定了自己要做的事。

这些孩子们收到照片后的反应,超出预期,要求严格的她按快门很谨慎,也会仔细挑选,删除废片,希望能给他们最好看最美的,但他们总说:“小惠姐,不用删,你拍的我们都要。”

照片也开始越来越抢手。“小惠姐,她今天怎么有两张,我才一张”“小惠姐,今天我有点憔悴,明天再多拍我两张”,教练也来了,“小惠老师,怎么都是运动员,也给我们教练拍几张嘛”……

从此,国家水上运动基地有了一个专属摄影师。运动员的、教练员的,晨光中的、风雨中的……惠立夏买了更好的相机,配了70~200mm镜头,一次次许下“下次再来”的承诺,也一次次兑现。从一次待上几天,到一周,到一个月。

水上项目很复杂,分为皮艇、划艇、赛艇、轻量级赛艇,男女各一支队,共8支,这还只是浙江省队,如果国家队来训练,人员会更多。

200多个孩子,都是十几岁、二十出头的年纪,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方山水之间。水上



运动相对小众,即使拿到了奥运冠军,知名度也有限。就像基地隐匿于千岛湖一样,“水上人”也隐匿于竞技体育中。

“青春那么短,他们的青春那么美,我就是想为他们每个人都留下一张最美的照片。”教练们羡慕了,他们那时候,一张照片都没有。

## 原来我可以这么好看

一次,惠立夏拍了一个激流回旋项目小姑娘的照片,觉得很好看,想传给她。晚饭时间,她在食堂却怎么也找不到。“我就问了教练,教练指着一个小姑娘,说就是她呀。我一看,皮肤黑黑的,裹着黑色羽绒服,闷头吃饭,跟照片上那个明媚的姑娘,完全不一样。”

惠立夏没想到,这样一个普通到不起眼的小姑娘,在水上、在艇上能够散发出那样的光芒。那个姑娘也想不到,原来自己可以这么好看,就像基地里的很多人。

这些孩子大都来自浙江全省各地,小时候因为体育好被教练挑中,成为了“水上人”。赛艇是什么,小时候的他们很少弄得明白,有的小孩儿还以为是那种电视上开起来很酷的摩托艇。

从市队、到省队再到国家队,他们从一个基地到另一个基地,从一个赛场到另一个赛场,与外界的交流始终很少,长期封闭训练,每天接触的就是艇、桨、队友、教练。穿着宽大的运动服,夏天晒成炭黑色,冬天冻出冻疮。美,似乎很远。

相机镜头,像是一个魔镜,告诉他们,他们是最美的。健硕的肌肉,匀称的体型,自信的笑容,奋力划桨时的投入……就连食堂阿姨看了照片后也感叹:“原来每天在这里吃饭的这群小孩儿,在水面上这么好看。”

为了让小惠姐的镜头多对准自己,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——修剪乱糟糟的头发,胡子刮干净,衣着也变整洁。训练时想偷个懒,看到小惠姐举着相机在教练艇上,立马来了精神,也会更加注意自己动作的规范性和完美性。

一台相机,神奇地提升了队里的精神面貌。

惠立夏的镜头很公平,不只对准冠军和那些成绩好的,有些还没出成绩的小队员拿到照片会很意外:“没想到我也有。”

也有孩子会在自己18岁生日的那天找到小惠姐,穿上好看的便装,化上简单的妆容,戴上指甲贴片,让粗糙的手也有一点绚烂光彩,然后留下一张18岁成年照。

这些照片,队员们仔细保存着。发朋友圈,做微信头像,发抖音,传回家里。后来,队员的爸妈也直接联系上她:“我孩子叫\*\*\*,多拍他几张好吗?”

一张张照片,就像一封封家书,上面写着:爸爸妈妈,我在这里很好。

【下转9版】